

日知錄

15
570
9



5
20
570
9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

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

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

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

為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

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攷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

體攷送應試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璿之言先是廩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

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

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攷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

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

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

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

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

俱優者為上等理優辭平者為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債

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為額是時益增置生員百人

陪堂生二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

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

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

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

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

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

同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

增廣四十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

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為民奉旨

準行仍追其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

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

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

為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

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為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

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

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為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攻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攻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景泰元年四月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王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其條例曰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

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

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

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攷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

有闕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

之例蓋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

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

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為遊手

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

之患切其有不亟為之所乎楊氏曰入仕之途易則微俸

下所以多生員也

其中之劣惡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諫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賊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為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問汗潢池原注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

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

循之二百年

趙氏曰湯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五月庚申合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為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備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即為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為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

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攷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

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

秦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

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斲究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

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

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校以勸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為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談
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原注貢舉舊以
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
甫詩作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間移貢舉于禮部侍郎杜
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即主司
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
知貢舉亦有不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
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
信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
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
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
尚書侍郎為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
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麟傳麟以陰
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為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
裕與宗閔有隙杜崇欲為釋臧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
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
也原注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

此通計諸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為

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為考

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

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

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

人為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

愚者不為矣

高銜傳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

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

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

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賈餗傳太和中共止七

齊王融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

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

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

原注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

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宏文教之盛而士習

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記言今土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魯哀公用莊

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

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

問以國事干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綬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

人而適得惰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

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

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為百五十人應天府

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

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

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歷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

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
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
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
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
獨鑿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闕
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
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劔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
感劉灣等勒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
量貶殿以示懲誠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
甫當國非善收也然
元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
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
末年姑息之

政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
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
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
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
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
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
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

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不通者謂之否殿五舉

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

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

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

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

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

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

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為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溪嫉進士浮薄屢請

罷之原注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

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中叔為主作團

雪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唐語林

進士舉人名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

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

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

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

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為嫌原注苦此繇時君之好

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
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
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
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
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
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義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
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
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
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

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

部又復試之

原注詳下條

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

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
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
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
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
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
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
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

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人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揆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揆籌之中者寧可謂揆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

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眾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誚原注唐武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汝成案科第莫重於明黨伐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

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
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
始進之時已羣目為儲相然吾邑徐尚書學謨郤以外曹
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畸重日久懷宗雖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峻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
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弟子與寒士競進
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
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
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
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
殷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擿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
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原注舊唐書

會昌四年權知貢

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
朴東都畱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
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

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

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楊嚴傳又

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

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
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
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

原注舊唐書

大中末令

狐綯罷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
諫議大夫崔瑄論瀉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

勘疏畱中不出原注舊唐書合狐絢子瀉傳大中十三年
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
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管故相扶之子及瀉皆大臣子弟諫
議大夫崔瑄論瀉權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絢罷相作鎮之
日便令瀉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
史臺按問奏疏不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後梁
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
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
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
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
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
部具聞覆試原注山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
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

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
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
竝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
也原注山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
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原注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
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
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
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
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攷索舊
屬文以季父鐸作而趙夙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
相避嫌不就科試唐書言王莒苦學善
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

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

習為常今宜杜絕其源原注宋史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熈

孫塤試進士皆為第一者原注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

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

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至於有明

經士先收執政見此時無一蓋何以展愁眉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

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

一山陰王文端原注名家屏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

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

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

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

甚為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

手為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

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

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為武當

太守晉卿為安康太守復貶倚為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

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為戲笑或託

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

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

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

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
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
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
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
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
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
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
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
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
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空萬歷癸未蘇工部

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
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
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蠶
起座主門生皆坐禡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
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
益多端矣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
原注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
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
五卷為中卷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準取士不分南北
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向日定為南北
分不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
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士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
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

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
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
命仍分南北中卷汪氏曰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
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
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
廬州二府徐和南三州是即一南直隸而有南與中之異
至武闈亦做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腹四此俱
鄉試南與中皆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
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又曰向時文武有互
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蓋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
求文選惟選官有互用耳宋則武舉人多求武選文資而
武舉是互考宋已開其端矣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
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
於文辭聲律原注王氏揮塵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
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
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
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
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縛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

繇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況又更金元之亂
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楊氏曰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
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不得云金之亂文學不及南人
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
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
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
讀全注後見庸師竊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有
全不讀者原注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
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當嘉靖之時已
如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
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為何物也間有一二
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
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

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
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騎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
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
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
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
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爲主如
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

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

原注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

未嘗用之貢舉

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

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原注冊府

元龜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
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
數年之內居臺省
清近者十餘人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

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

原注武陵傳此

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
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繼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
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
然之温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
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

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蒲飲酣

醉終日繇是累年不第原注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

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冊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

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

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

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

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

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

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原注山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

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諗傳舉進士真宗聞其

至孝擢第三人當時尚未糊名

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

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故

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

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

畫漫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而范仲淹

海島其孫達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

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

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原注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

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

非有重門洞開之心曾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在氏曰唐惟

選舉志云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

名考校遂為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

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

用御書印付考官定第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

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

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即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

事封彌凡再者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
言舉人之弊凡五日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
膳錄減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端
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懇懸賞募人告
捉皆允行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場文卷并草卷各一
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
納用印鈐縫各還舉人又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
坐次者有偶與親姻鄰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
並扶出又云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彌封所用印
訖寫三不成字為號每名累場同用一號送膳錄所並用
朱書膳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對讀拆分為二榜揭于省
考校用墨筆批對讀取元卷對讀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
門之左右進士二榜用黃紙書揭于內前惟彌封舊稱封
凡此制度蓋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稱封
彌元之朱卷明改殊卷或因避國姓故耳若所云草卷與
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稱左右榜一是一蒙古及色目人
是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
膳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
事又云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枝
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殊謂之
殊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
內簾官簾內簾外亦自元有此名而明謂之外簾內簾耳

其時買鑽營懷挾侍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
關節為甚至于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
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
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
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
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竝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
官及司功官竝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
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
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道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
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

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原注推言作紆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苾原注登科記作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一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儉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儉權公凡三榜其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其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叟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興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源注李戡傳年二十明六經就禮部試史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槩而出者然狡偽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眾桁楊之

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原注

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已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誘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萬歷末謝肇淛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為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岷傳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復傳領貢舉時父於陵自雒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

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

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

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堪序吾未嘗聞有登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

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竝望勒停原注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

行通名諸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

亭子謂之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
曲江會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
 顏閔游夏等竝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
 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
 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
 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
 并自稱門生趙氏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
也蕭邁傳邁為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為相常奏帝曰臣
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謂座師房
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為主考同考官
例視率所取士謂已座師房師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
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後
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
世傳以為榮維翰為相嘗過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
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

此門生見座主故事 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故令
 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近時科場故
 事也 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
 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
 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
 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
 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
 亦不減於唐時矣原注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
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五雜
俎言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後成
案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
不合遂不以澄為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
之等為門生此蓋由私
激而然非以崇厲風俗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祐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合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頽靡其與漢人篤交念

故之誼抑何遠哉

聞氏曰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

之有也門戶重于師弟以師之門戶為門戶者固多不以師之門戶為門戶者亦不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戶有始附正人既而與之為敵者有始主邪說既窺其黨將敗遂反攻之者皆或于富貴也

風俗通記宏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邵贊議若此類者非一然之日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原注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荀訾通儒於義足責原注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諡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

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
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
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繇乎顯閎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
原注魏志衛臻傳夏侯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未世之俗非禮之正
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

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
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
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
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
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
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曰顧視漢敦煌
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
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捷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
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
年也原注惟吳志同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私恩結
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趙氏曰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
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

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
為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
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
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
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
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
四經者擢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
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
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繇

此也原注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今攷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一人而已

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

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曰日前進士亦

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冊府

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

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八仕尙有試吏部一闕韓文公三試於吏

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東萊

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尙未釋褐或是爲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卽第二任依奏

科出身者五百餘人

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勝通取八百一人

皆先賜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

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

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僕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

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仇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

第止於三人五人而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

宋及第至百餘人也

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

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膺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

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藩視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

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

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

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

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

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

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

州判司次畿簿尉文獻通攷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

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

評事通判諸州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

當時以為異數

進士一人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

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

嘗有此

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

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

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

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

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

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

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又言雒陽

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

薊逐出疆寇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

虛文而忘實事即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

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

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眾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

子也楊氏曰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儒學一選是其本色

田糧吾不知何取于此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

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

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

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

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

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

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為

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

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

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羅其害乃卽
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
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
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楊氏
曰大定是世宗章宗以是年卽位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
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
榮爲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
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
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
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
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
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

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
奏名年六十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

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
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或得賜同進士出身
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
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
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
府少監史宇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
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
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
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
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
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尚書工
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持國拜參知政事
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進士者
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
爲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
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楊氏曰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

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畯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尙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尙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

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原注次年卽奉旨澄汰天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

準此例

生員

別見後廣額條下

三年四月丙辰行在

吏部尙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攷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卽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身人生服官之日不

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

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

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

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

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畱金紫之班何補官

常徒隳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

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原注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

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

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

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

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終身出處之事而巨

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愚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驟獲之意又曰古之人以其身為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為貴後之人以其身為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為故天下遂以齒為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

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

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

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

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

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

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

此汪氏曰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臧洪司馬朗皆拜為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

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張童子自九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耳宋亦設童子科揚億晏殊姜益蔡伯係俱嘗以神童召試神宗元豐四年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政和之制限年自八歲至十二歲惟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至度宗時李伯玉誦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奏罷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弟年十三以下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文藝傳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疇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遷應奉翰林文字又佞倖傳胥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人相之語其人可知矣元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人惟張泰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耳明選舉志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仰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為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準入學此例後亦不行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原注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

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

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儂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

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上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

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張淑譽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

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繇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

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

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

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

而人才之難就矣

注氏曰史稱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

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一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汪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配建寧侂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于陳東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也哉

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原注

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

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竝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

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
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尙主者用
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而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其後矣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尙不祀于學而況太公平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

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
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
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

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

學

原在天寶九載置
廣文館凡七學

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

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修旣行
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
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
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

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
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席鱗差攢
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
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
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
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
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
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
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

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
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
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是則此輩中未

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錢氏云

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

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

意庶乎其得之矣儲大令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

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今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

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

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

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

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

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

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竝用薦舉一塗也原注

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

塗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爲二塗非也原注從考試

之一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尙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

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
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
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
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
為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
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
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竝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
累官至尙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木道以吏員至侍郎被
成憲明初馮堅由典史擢僉都御史諸葛伯
衡由肇州吏目擢陝
西參議皆吏員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終

日知錄

卷十七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
 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
 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注
 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旃進讀羣書上器其
 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竝典校
 書曹褒於東觀譔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
 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
 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竇章傳是時
 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

史傳原注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

中南齊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永

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纘

為祕書郎祕書郎有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

次入補其居職例數百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

續固求不徒欲徧觀閣內圖籍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

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

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

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

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

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

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寶威為

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

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

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

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

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

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

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

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

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卽報罷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唏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注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譔定五經義疏凡一

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揚士助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剡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宄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

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因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刊本合注疏為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與經注同自宋以後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刑叔明奉詔撰疏猶遵舊式諒論語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山黃日本入山并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見一書便于披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前三經編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尙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周住千戶沈麟奏準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始於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年史開彫于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

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

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與羣交更為紀拜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邵向與印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蟻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

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

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

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

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

同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

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

者三字名題原注北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較十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

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堦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

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

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克餽遺此

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

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

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竝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閒或刻之然祇以

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帙而已謂

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

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

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

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閒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阮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閩臣言以查字係古槎字悉改爲察而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黜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而改爲牡丹凡萬歷以

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汝成案此條諸本竝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踪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竝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徧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歷四十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泰昌元年即四之八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嘗書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竝存之異日芟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即割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宏多

噴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道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啓之閒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癸亥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

黃之例敷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
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
之情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
事一事直陳本末艱深要渺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
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母太多
上弗竟也可為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
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為一幅貼
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
臣李國楷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
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
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
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作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
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
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
亦用白紙按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
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為何語抑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
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
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
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
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
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
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
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為故事

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年二月丙申大
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

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
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
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
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即如邇者
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
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海
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野史大書法
雖固敢或遺而不講之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
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責成一史臣侍
局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
預聞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白璿

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史不當二曰
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
時政記之法亦未為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
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
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臯等恭進累朝實訓及實錄大
祖高皇帝實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三卷仁宗昭皇帝實訓
十卷宣宗章皇帝實錄百三十三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
皇帝實訓十二卷實錄百三十三卷實錄百二十一卷實錄
十卷實錄百三十三卷實錄百二十一卷實錄百二十一卷
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實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
宗肅皇帝實訓二十四卷實錄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
帝實訓八卷實錄七十四卷通共二千二百四十五卷裝為
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
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實訓四卷實錄八卷嘉宗慈
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原注韓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

下則始自真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

氏原注宗道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覺號覺

軒先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子號克

齋先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原注壽翁號定

字先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字

之門人倪氏原注宏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

四書輯釋原注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

全頌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

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

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

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

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

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

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

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

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

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

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

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

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纂疏予今竝有之而改其中

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

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

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

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
僅取已成之書抄贍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
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
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
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
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
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
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

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高宗彤日謂祖庚

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

陳氏原注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原注賦謂賦

氏原注灋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

之麗主葉氏原注陳氏灋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

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滕周公居東謂孔氏每傳之

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抵牾每傳之

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

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此

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吾輩所爲蓋已蓋宋元以

爲永樂中大全作備矣亭林乃亦爲所欺乎

日釋

十三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
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
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
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
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
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
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
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原注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

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
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
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
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
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
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
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
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寢盛後之學者遂
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
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索內典目錄十二
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
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
傳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
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邨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邨詔于道二何安
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
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
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疑之彌篤孫思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不從方入靖
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邨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
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晉之所以
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
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
又捨宅為寺則
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
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

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
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
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
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
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
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為
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舉圖
民傳博通內外圖讖魏志管寧傳張琦學兼內外舉圖
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

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曰鈔解尙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據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

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

聖人之精一之要于執中者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
微危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孟子曰權然後
知輕重作中庸者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古今神聖一切智
愚動作云為皆心之用今為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
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為荀子
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於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為荀子
黃氏所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
事明心斷其見絕義理用心如牆壁以微倖于一旦之灑
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兢業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
執中尚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猶引
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一而已者果
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不可謂古今天下
何等之一心也若以心為道心與斷不可謂天下古今天下
皆聖賢若以道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天下
若以不為不屬道亦不屬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天下
獸同焉者或謂孟子曰仁人心也告子之道及陽明本心良
知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
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
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

人心也使人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為學與教又何憂
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
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為教于天下萬世
于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
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
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為禪家即心是道與
陽明本心所謂傳心者亦皆道心一邊但能如聖人
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為少精以執
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為盡精微巽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
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歧違偏全之事故在此處
程朱所喫緊為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
心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
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
日知錄引黃氏曰鈔唐仁卿諸說以為闢陸王心學則可
以為六經孔孟不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閒貫徹古
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
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
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

所爲有特亡之者矣

唐仁卿

原注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

答人書曰自新學

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間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自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

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
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
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
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
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
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
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
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
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
乃爲心障與原注焉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
從心率天下之人而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
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
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
不通而不習無不利無思無
遇之

舉業

林文恪

原注

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

言林尚默

原注

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
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方游鄉序

爲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
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

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
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
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
未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
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偃偃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
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
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
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
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
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
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
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
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
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原注錢緒山原注錢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
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
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
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

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備者自
斯人始原注萬歷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
深相去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
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
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
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
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
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

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
考李春芳興化縣人

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
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况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
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稱為輕佻
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
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為先朝名臣
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為真

大宗師篇曰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

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

匕匕即化也反人為亡从目从匕八其所乘也

原注人老則近於死

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

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

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

擊壤叩鋏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

原注今謂真古

曰實今謂假古曰偽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七

宿改為真武元冥改為真冥元枵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攷

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

昧其心而已

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始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

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
釋老之書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
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
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
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
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
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
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
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
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尙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
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
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
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
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
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
繼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
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
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
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

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
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
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閒一切新說
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
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
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
禮科摘湖廣舉
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無
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
作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
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
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
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

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

原注如陳白沙王陽
明汝成案從沈校補

又其後則

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原注如李贄之徒
汝成案從沈校補非

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届上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尙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
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
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
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尙者
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已
丑下書云納禮部尙書馮琦之言詔云云
而馮疏一語不載何也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旣深不能盡滌又
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
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二
月詔論禮臣曰文體做壞至今日而極

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院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
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
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
者必棄不取其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
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
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
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過徂莒注曰莒詩作旅眾
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
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
至此楊氏曰試官既是眯目禮科亦復失晴天下之
人未可盡誣喪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
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
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

王文成原注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原注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
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
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
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
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
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
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
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為崇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
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
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
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
安知非其四十年閒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
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
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
科曰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
第字通兔習也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筦陳

建作學菽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

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

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
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

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

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

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
朱子謙已

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為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

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

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
敏政因之乃著道一

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

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
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
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
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誤
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
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
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
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
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
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
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
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
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
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如此豈不適所以彰
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
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姚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闕憲
詩其序云先正魯國許文正文實表
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
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
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
非有見于陸氏者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
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歸已有道南之歎
仲素愿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于彥方
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
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從游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
山爲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有不必修者耶
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

好異之上已復別驚旁驅則源遠而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未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為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

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

州原注龍溪

原注王畿

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

原注均

再傳而為羅近溪

原注汝芳

趙大洲

原注貞吉

龍溪之學一傳而為

何心隱

原注梁汝元

再傳而為李卓吾

原注贊

陶石簣

原注望齡

昔

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

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

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

不顧者也因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

原注廣孝

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

餘錄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

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

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

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

原注考試官蔣文定

謂朱陸之論終以

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

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

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

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

原注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鄱陽人朱

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

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所著書

當日在朝之

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

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

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

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

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攻其
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
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
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
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
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
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
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
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
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
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

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
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
強撲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
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
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
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
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
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
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
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
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

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
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
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
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
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
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
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
人妖者矣閩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
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
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

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
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矜為
錢樹桃李堪羞登驢僮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
不顧甚至承親諱而治游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

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命
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

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

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
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
貪污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
敢潛而加之評騭評騭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
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譏其文之排偶其
評詩也于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
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聖之史昭明之
選詆詞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
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

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悞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
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振文理之
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
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
日頽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孫氏名鑛今世所傳孫月峯者是也
余聞閩人言學臣
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
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
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
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
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
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衛宏詩
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已作郭
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
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
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
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
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
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

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譏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憲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市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

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颯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

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
為往來之徑原注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輪唐閻朝
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僞檀王是用
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僞檀今誤作禱檀而又改為禱檀
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
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

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
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
文爾人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爾人注者禮記則禮器
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
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
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
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
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

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悞學者不如不
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
岳刊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
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
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
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鳩殺

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土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為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為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為或後來有其所入耳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為焦延壽也又曰易林

中如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